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八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三

元　李廉　撰

文公

周頃王元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左氏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胡氏**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秉國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注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案杜氏以為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為得禮胡氏不取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于晉也此說得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注曰告于廟正義蘇氏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胡氏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其父母於禮得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左氏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

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盜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又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胡氏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抉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張氏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罪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其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氏范山

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于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放此胡氏則狼淵

伐鄭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狄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案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于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于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

故也楚自城濮以来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于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附録左氏楚事

左氏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左氏注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地動象陰為陽行公子遂專政所致

穀梁震動也地不震者也注震故謹而日之也注

大臣盛將動有所變

案地震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曰陽氣伏于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左氏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注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詞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畧文

公羊 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不可卒備故且以漸

穀梁 楚無大夫以其來我褒之也

胡氏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

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内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吳楚之罪不可恕也聖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亂賊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蠻貊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

張氏 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案秦自韓戰稱伯至殽而狄之楚自盂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左氏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以無忌 穀梁 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 胡氏 秦人歸禭舊好 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妾曷不書莊公成風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陳氏 其曰僖公成風修春秋之辭也 張氏 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豈古者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案僖公成風公羊杜氏以為兼禭其說與胡氏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荆人來聘同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張氏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譏其竊位而不仁之皋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左氏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公羊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胡氏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非道之正也以此

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 狄秦也歸遂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張氏 春秋書兵皋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案秦以國稱杜氏以為告詞畧者固無義理其狄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狄秦其說亦微異

胡氏以為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杜氏所謂貶四國大夫以尊秦者亦有此理矣此二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迹則張氏說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左氏子西與子家謀弒穆王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胡氏案左氏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頃王立故也注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張氏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案此盟不出主名趙子張氏皆以為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

考之春秋如高傒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
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
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
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公作屈左氏陳侯鄭伯會楚子於
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
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
馬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注陳鄭及宋三君失位降
爵故不列于諸侯不書胡氏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
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
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
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
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
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

及陳護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陳氏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陳氏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絶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于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于諸侯也

案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鄫亦為善之矣書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三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沓棐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免其從楚之罪也杜氏說非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于宋襄之時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氏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陳氏楚初書君將也張氏楚侵伐書子始此益强盛也

案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鄭陳之逃齊晉異矣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作叔仲陸氏曰仲衍字左氏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注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

案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匡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左氏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左氏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案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成五年蔑九年行父襄二年豹二十八年宿三十年弓昭十一年弓

二十五年姑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左氏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注鄋瞞防風氏後蓋長三丈漆姓見魯語孔子對吳使公羊長狄

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注考異郵曰長百尺穀梁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戴之眉見於軾注九畝五丈四尺胡氏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左氏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亂也張氏常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郕人豈得而

絶之故書曰郕伯来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杞伯来朝左氏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注復伯爵舍夷禮穀梁注杞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氏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注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録其卒既許其絶故不言杞未嫁而卒不書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案子叔姬左氏以為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為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别于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為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来

朝請絶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左氏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左氏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左氏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羊秦無大夫此何

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張氏此足以見秦人以賂結魯而魯亦厚賄答之賔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不待貶絶而惡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從秦師於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将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穀梁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

胡氏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正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陳氏 春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為貶稱人亟戰也不言及畧之也

案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氏書時也注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穀梁稱帥師言有難也

案莒魯爭鄆始此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為魯西竟廩丘縣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

蘧蒢卒左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左穀皆作大左氏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禮宗

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注極稱之者不依違其文也

胡氏世室魯公之廟也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誡切矣

案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公穀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公作斐

左氏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子家賦載馳

公羊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危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録于其還時皆深善之

穀梁自晉事畢也

案還例四已見莊八年還復之例已見前公孫敖如京下當從陸氏之說其穀梁以還為未畢事者失之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於此見厥貉之從楚非其本心而新城之書同乃同心外楚也厥貉之不書三國于此可見此條公羊

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張氏棄公羊之言有舍爵策勳之意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氏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

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左氏從於

楚者服且謀邾也注從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菑也公羊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疏言信任在于趙盾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同盟於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陳氏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寖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于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于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案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

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亳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又案書日說見雞澤下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左氏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公羊記異也穀梁孛之為言猶弟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胡氏孛者惡氣所生暗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

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孛星孛三此年及昭十七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見胡氏公羊言其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

置君也

穀梁　是郤克也其曰人微之也何為微之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胡氏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張氏　陸淳曰書捷菑與小

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辠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故為之諱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案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郤缺郤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氏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其弟惠叔難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張氏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

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左氏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胡氏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戒至于弑逆則有以致之

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注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遠也高哀仕于蕭國被擢為卿

胡氏 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張氏 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相繼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

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明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

案子哀之為褒左氏胡氏張氏同蓋左氏事迹可考也公穀皆以為失其氏族故無解書子例當與子突季子高子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胡氏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忘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

商人弑舍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懐商人之私恵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案單伯之為魯大夫詳見莊元年杜氏以為王臣者固失之而公穀于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姬于齊單伯淫乎叔姬故齊執之此又不知單伯如齊之事而傳聞于齊人誣單伯之語是以致此謬耳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于劉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趙子曰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

年近百歲猶更娶妻況古人壽長乎不爾則父子也

附録左氏其年春頃王崩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左氏其年楚莊王立公子燮鬬克作亂廬戢黎殺之不敬也

周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左氏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魯不能間暇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宋華耦来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

為敏疏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嗟其失辭

穀梁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注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上司城司馬皆不名而此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録名以存善

胡氏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冑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案胡氏於華孫之事主穀梁說左氏者以為華孫能具威儀備官屬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

敬事而自重故貴之此已非春秋之義而公羊拘於三世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說殊無善惡分别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于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于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于事宜能其官也此說似明前程子之論司馬司城合而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左氏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注曹伯前以十一年來朝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

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或譖之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胡氏書者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左氏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注單伯執節不移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胡氏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案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婼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氏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公羊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疏言郤缺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齊人伐衛同義穀梁疏伐入兩舉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其國都故亦兩舉之也陳氏入未有書大夫者入書大夫自郤缺始張氏言伐言入甚之也

案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郤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于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氏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凡諱君惡者謂國無難不會議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今貶諸侯以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惡諸侯受賂不能討齊不足序列也

穀梁注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畧之

胡氏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于外裔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説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不足致詳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誅也而况于諸侯乎况于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于鄰壤初不與會盟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陳氏

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于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

案諸侯不序諸說皆用左氏獨左氏無恥公之說故此年盟扈及十七年會扈之諸侯與七年公會諸侯之書不同其說亦是胡氏兼責魯亦正義也范甯以為恥公不與而畧之則諸侯盟會公不與者多矣何獨畧此乎

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公羊其言来何閔之也胡氏不言齊子叔姬来歸而曰齊人来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

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案子叔姬之来歸二傳以為叔姬有罪春秋以父母詞書之左氏以為齊以王故歸之皆順上文而為之說非也不可取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公羊 郛者何恢郭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張氏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于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桒齊魯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鄑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曰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特筆則此後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霸非齊為之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注及與也公羊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注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亦所以起齊侯不肯也穀梁弗及

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疏以行父失辭之故為齊侯所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辭也 張氏 商人無道有弒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辱邉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亦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棐桃丘之弗遇惡衛侯之失信陽穀之弗及惡行父之失命也此條陳氏主穀梁盖行父雖奉命請盟于齊然大夫無盟公侯之理則齊侯拒之有辭故穀梁得之胡氏無傳不知通何例若止以同於桃丘之遷詞則齊商人之失信何足罪哉○又棐鄭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氏疾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也公羊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胡氏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憫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案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皆通盖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下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案正義曰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齊地左氏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復行父之盟也

案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郪丘赤棘拔特會盟者一祲祥二大夫及盟者一句繹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

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注僖公夫人文公母

公羊 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

胡氏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治亂安危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上庸縣屬楚小國

左氏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庸人因子揚窻師叔曰姑與之遇以驕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氏庸有取滅之道而楚得謀國之善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張氏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國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是以人楚子而書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作處　左氏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艷適祖母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子意諸為之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雖亡

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胡氏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

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死之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附録公羊弑例 公羊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

大夫相殺稱人

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氏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注陳在衛下非上卿也胡氏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

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氏稱人不予以討賊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左氏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氏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注晉不能救也

諸侯會于扈左氏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十月鄭大子夷為質于晉注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胡氏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存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公穀皆同盟扈義

附録左氏子家書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得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秋公至自穀張氏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公也

冬公子遂如齊左氏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非正也

秦伯罃卒康公公羊注以為穆公者非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也懿公

左氏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胡氏案左氏邴歜閻職實弑懿公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簒弑之謀熄矣公子商人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

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陳氏**商人之罪嘗著于春秋曷為書弑如他君久矣其為君也**張氏**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注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疏卿出以大夫為上介士為末

介

胡氏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案經書並使者二此年與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一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向是也何氏以為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此說恐非

冬十月子卒左氏冬仲殺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注史畏襄仲故不敢書殺惠伯公羊子赤也何

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胡氏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討賊之義亦備矣

案胡氏止發子赤及閔公之例而子般書日則無説焉疑同穀梁其穀説見子般卒下何氏以子赤為所聞世恩重痛深子般為所傳聞世故不同恐非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注疏凡言大歸者一出不反惡視之母出姜也公羊之辭若紀侯大去之類穀梁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胡氏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張氏告宣公之立也沙隨陳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案行父如齊三此年及宣元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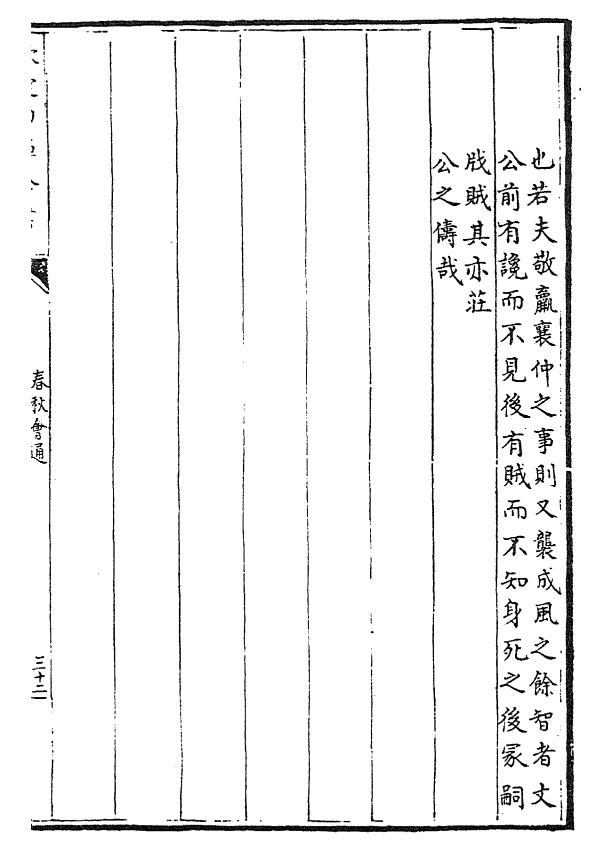
莒弒其君庶其左氏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

國人以弒紀公公羊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詞穀梁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張氏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弒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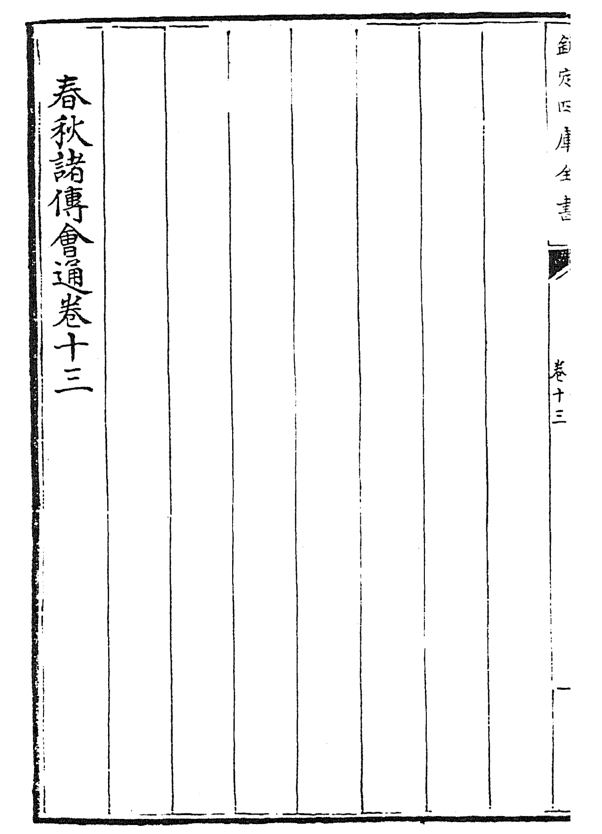
附錄左氏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毁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盗盗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在九刑不忘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盗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案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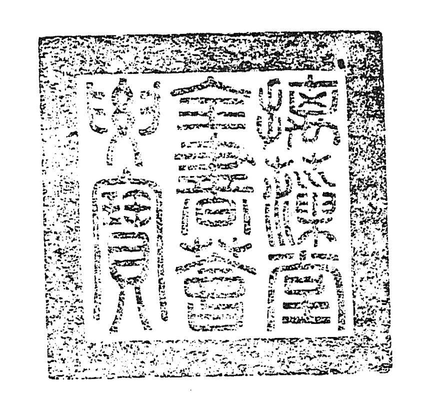
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于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强之志處父厭盟則辱于晉鄭丘賂盟則辱于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名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匡之謀沓棐之會亦不為無益于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猶能為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于齊矣雖文公之媮有以致之亦晉之咎



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丈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魏廷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九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四

元 李廉 撰

宣公 名接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左氏注宣公文公之庶子母敬嬴敬嬴私事襄仲文公薨襄仲殺大子赤及母弟視乃立

周匡王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繼弒君不言即位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胡氏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

則貶詞異一美**張氏**宣公皐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一惡無嫌於同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注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至不言公子者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公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役而再有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胡氏**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

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書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慇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哀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鑑者也概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案遂不稱公子三傳各不同胡氏從公羊姜不書氏左注與公穀不同胡氏及劉氏張氏皆從公穀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左氏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胡氏書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張氏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汪氏曰宣公簒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納賂以請會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即此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注克甲之子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胥甲趙穿不肯薄秦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穀梁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胡氏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挠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柴放例三此年胥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獵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氏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注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胡氏魯宣簒立逾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人矣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案平州書會與桓公元年會鄭伯于垂書法事情皆同

公子遂如齊左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氏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

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強藩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氏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注取篡者賂當坐取邑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胡氏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

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矣孟氏極陳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張氏桓公簒立而求援於鄭誘以許田宣公奪適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辠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案春秋内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以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强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讙闡書取亦通餘見僖三十一年○又公羊疏此以簒弑而賂齊罪重讙闡以侵奪小國而

賂齊罪稍輕故此書月惡内甚於以邾子益來也

秋邾子來朝張氏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已舉法從同同也

案邾來朝七稱子以朝者六始於此詳見桓十五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氏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遂繼事也胡氏楚書爵而人鄭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

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陳氏 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事在襄二十三定八年

案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兵事書遂例見僖四年○案楚莊以

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猾夏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注經無宋字蓋闕

穀梁 善救陳也

胡氏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

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張氏 陳無罪而屢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畧之

案經書救陳四此年及宣十二年衛人救陳襄五年晉悼會十一國救陳哀十年吳救陳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公作斐

左氏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注晉師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疏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于袲亦然 公羊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詞也注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

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

穀梁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注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曰師師者衆大之詞春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乃云會于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録其會地疏此文雖與會衺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詳其會地亦善可知矣

胡氏

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故曰師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黜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秋不

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案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後侵伐三于褒棐林名陵○案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氏強為異同耳

冬晉趙穿師師侵崇 崇公作柳任公輔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 左氏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氏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

也穿之名姓自登史冊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案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据不可取○又案侵書大夫將始此

晉人宋人伐鄭左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胡氏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哀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案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馬春秋之法嚴矣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注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華元生也獲齊國書死也

穀梁 獲者不與之詞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胡氏 兩軍

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後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師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師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陳氏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華元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此戰皆書大夫

張氏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皐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此戰也

案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

獲為華元得衆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又案此條鄭歸生不書伐而華元書及葢罪宋之文胡氏說見下文故張氏主之

秦師伐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胡氏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注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

胡氏 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鬪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之卦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陳氏 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栁棼之役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臯公作獆○文公子

成公繼伯

左氏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膰不熟殺之趙盾

士季患之將諫會先入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三爵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

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

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恭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因董狐之書以垂戒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春秋非手弑而書弑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各見本條又案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四七年扈十四年新城十五年扈十七年扈

周定王元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

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扳引也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穀梁

之口緩詞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牛自傷非備災之道不至也不言免牛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也亡乎人者譏宣公不敬致天變也

胡氏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

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案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又案范氏之例三十五皆以為緩辭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辭耳

葬匡王 胡氏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 左氏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

孫淵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近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陳氏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左氏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

案左氏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

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函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左氏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武穆以曹師伐宋不書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穆公作繆左氏初鄭文公有賤妾曰

燕姞夢天使與已蘭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氏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公羊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穀梁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胡氏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

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張氏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案春秋書平六詳見隱六年○又案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秦伯稻卒　共公也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乃立襄公堅也

胡氏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据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

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于失身為賊所制矣

案左氏十年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若非親弑未必至此疑首謀雖在宋而弑君實歸生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簒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

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桼宣公如齊者五始此五年九年十年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左氏鄭未服也

桼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

楚兵再至鄭矣

附録左氏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鬭椒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黄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䟽釋例曰凡

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連昏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同文

穀梁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氏 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鑑

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甲巽妄説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

叔孫得臣卒左氏注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公羊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者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正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胡氏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方仲遂往謀而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反馬也注叔姬寧固反馬疏未成婦故子叔姬不書

夫氏從父母辭胡氏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及三月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楚人伐鄭左氏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案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陳即楚故也公羊趙盾弑君此其

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穀梁　此師師也其不言師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師也注元年救而今更侵之　胡氏　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盾免書侵即荀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師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盡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案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畧同故不具錄但稱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〇秋八月螽公羊注先是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胡氏傳謂螽為

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煩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

萌於心而灾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

空乏之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

當慎其所感也

案經於宣公之編書螽三哀公之編書螽三

冬十月附録左氏是年夏定王求后于齊冬名桓公逆王后于齊事不關魯不書左氏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注為十五年晉滅狄

傳 左氏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案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 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 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氏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案來盟書使二鄭語衛良夫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左氏 不與謀也凡師出與

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注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胡氏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案大旱二詳見僖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即黃父

左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注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胡氏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之辱故諱之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黒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歳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案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黄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而黄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為國哉○又案會不得見者沙隨也盟不得與者平丘也○

又案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左氏注義同五年書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左氏注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公羊有疾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君當使人追代之喪尚不反況疾乎穀梁乃者亡乎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人之詞也注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胡氏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吴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吴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吴人辭焉上介芋尹蓋

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案穀梁曰復者事畢也國得公命也此與例不合公孫敖以棄命從淫書不至而復公子遂以有疾亦書復罪之如敖也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復遂亦有疾而不書有疾者雖疾亦無復道也公羊例曰乃難詞陸氏例曰乃難於而與胡氏不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垂齊地左氏注不言公子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公羊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弒

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氏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稱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者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案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文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稱名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

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氏非禮也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公羊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胡氏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案猶為可已之詞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畧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羽是也蓋吹籥而秉翟羽也○又案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譏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宣公母公穀作熊氏

胡氏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襚不稱夫人榮叔含賵名伯會葬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

後雖欲正
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左氏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胡氏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

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巳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案晉絶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啟釁七年而未巳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吕相絶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

晉成秦桓之交
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一國也與文五年楚公子燮滅蓼同蓋滅後更復楚今更滅之蓼穀作鄝左氏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詩稱荊舒是懲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案吳越見傳始此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 公羊注是後楚莊圍宋伐鄭勝晉中國侵奪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氏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

羊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此據定公書乃克葬䟽所以起孝子情重難有淺深故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䟽此據定公乃克葬乃急詞不足乎日之詞也

胡氏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

有國者乃不能為雨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厚葬古人所戒而壘之治喪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案胡氏說本穀梁及徐邈左氏引禮以為冒雨而葬是不思其親故以不克葬為得禮胡不取

城平陽平陽泰山平陽縣左氏書時也

案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左氏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穀梁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傳例日如往月危往也

案范氏説得之故泰山孫氏及張氏皆從之而何休獨曰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五年再朝近得正也此於常朝猶可若以言宣公之朝齊則大非矣不可取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胡氏以淺言之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案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左氏言易也陳氏取言公取不言公非

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案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趙子又曰不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為國者恐是其言易者與內滅書取例不合

八月滕子卒昭公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伐陳左氏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注不睦齊陳也不書諸侯師林父胡氏案左氏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師之無將帥

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九月無辛酉日誤晉景公繼伯

案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會二七年黑壤九年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也胡氏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魯亦不會也

宋人圍滕左氏因其喪也胡氏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

貶之罪在
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氏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注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胡氏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入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例君將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

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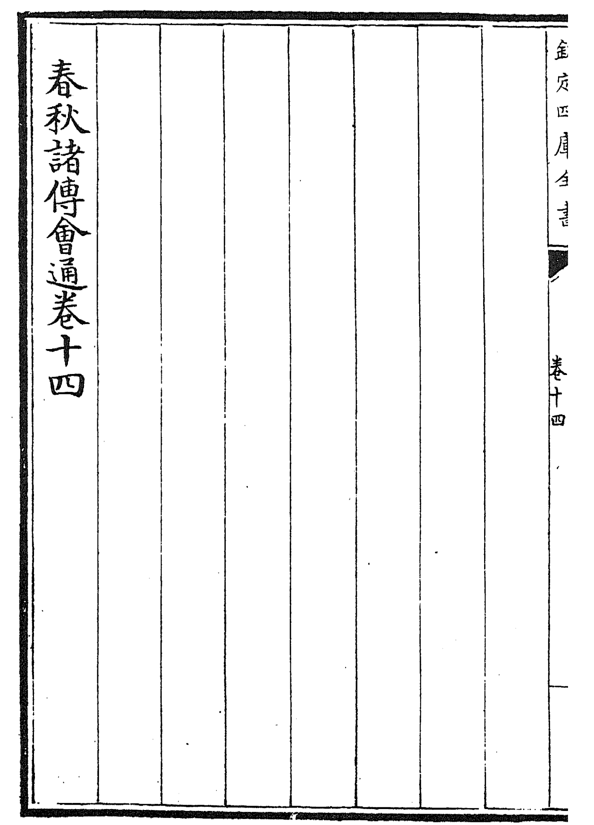
案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子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又案左八年傳晉郤克有蠱疾郤缺代趙盾為政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穀梁稱國以殺

其大夫殺無罪也

胡氏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儆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案此條穀梁敘事與左氏畧同但穀梁以為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以為二子殺之有少異耳胡氏所引比干洩冶事乃用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四